

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圣天门口(下)

刘醒龙 著

圣天门口 (下)

刘醒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九章 一耳一口一个王

八五

麦香死后的几年中,曾经有四个女人出现在傅朗西的生活中。与那些女人的交往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结果。身处游击战或者运动战的环境,往往一觉醒来就已经天各一方,连好说好散都用不着。因为接到第二十五军的命令,傅朗西带着独立大队向东去长岭岗汇合,半路上中了埋伏,与阿彩等人失散后只好钻进一个大户人家,一躲就是半个月不说,还与这家人的独生女小三做了一段的露水夫妻。就要出嫁的小三在娘家的日子没几天了,每天夜里她都瞒着父母来找傅朗西,偎在他怀里偷着笑,偷着哭。就在傅朗西发誓,不管将来能不能成为真的夫妻,也要来带她走时,小三却出事了。不知为何,那天夜里小三没有来找傅朗西,而是开了后门往山上去,被自卫队的哨兵一枪击中了前额。小三是四个女人中的第一个。最奇妙的还是到了第二十五军,一路打过黄河后,碰到一位陕西婆姨。陕西婆姨到死也没让屁股上中了一枪的傅朗西看清楚模样。其实照顾傅朗西的是另外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那个女人每天来两次时,都有蒙蒙光亮。陕西婆姨第一次摸黑进窑洞时,傅朗西就明白她是自己找来的。擦洗换药的事已被先前的女人做了,陕西婆姨便找些穴位慢慢地帮他按摩,直到后来有了性事,也没让傅朗西出过丁点力气,只需要躺在那里,示爱所要做的一切

事,都由她来行动。陕西婆姨像云一样罩着他,亲着他。陕西婆姨后来变成一轮月亮的影子留在傅朗西的心里。傅朗西的伤势越好,陕西婆姨不管快乐到哪种层次,都不肯说自己的事。傅朗西问得越多,她对傅朗西的亲热就越多。两个人在一起的最后那个夜晚,陕西婆姨终于答应,赶在第二天的太阳下山之前来到窑洞,让傅朗西看个仔细。陕西婆姨离开窑洞不久,傅朗西就听到一声惨叫,像是有人从窑洞前那座高高的土崖上掉了下去。这之后,陕西婆姨就没有再来。是不是真的摔死了,傅朗西连问都没办法问。在两个女人中间的另外两个女人,一个是别人按图索骥般介绍的,还好心说傅朗西身体不好,身边不能没有一个能干女人。另一个则是毛遂自荐坚决要做傅朗西的革命伴侣。这两个与傅朗西萍水相逢的女人,后来在第二十五军向甘肃平凉城一带运动,准备迎接来自湖南、江西两省的第一方面军时,竟然同时死在与政府军第三十五师第十旅的激战之中。傅朗西对此并无伤心之痛,稍有惆怅就过来了。后来他才明白,自己心里并不喜欢早早认定某个女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往日他天天去麦香的饭店,只是喜欢那里的细米粑和油馓子。为了日后公开身份时不会招来生活腐化的指责,董重里特意替他编造一个偏方,松泡泡的细米粑和油馓子很像人的肺,每天早上吃几个可以治肺病。这种说法是假的,傅朗西一吃细米粑或油馓子,不断线的咳嗽就会停歇半天却是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麦香和他并无特别的感情。慢慢地,麦香开始有意挑一些蒸得最透、炸得最酥的细米粑和油馓子放在一边,专门给他留着。有一天几个女人在饭店门口拦着傅朗西,笑话他应当选个胸脯特别大的女人做妻子,万一亲嘴时赶上咳嗽,才不会呛破对方的肺。听着与自己毫不相关的话,一旁的麦香竟然满脸通红。从发觉麦香异常可爱的冬天,到拥有她身上的每一片肌肤的夏天,正好用了半年时间。这时他才明白,麦香的胸脯看上去不大,甚至还稍显扁平,其实是假象。婆婆知道她对无力制造欢娱的丈夫不满意,

结婚后还一直要她用胸巾缠住上半身，一来可以避免衣物对乳头的摩擦触动春心，二是为了减少丈夫之外的男人对她进行挑逗。剥离束缚的麦香胸脯很大，傅朗西每次情绪激昂地冲着它咳嗽，总能听到令他心旷神怡的空谷回音。

紫玉是第五个。临到她，情形又有所不同。

动情之际傅朗西曾经感叹，生死大战的别样意义是催生情爱。

由于针对小島北旅团的战役大获全胜，王参议和傅朗西之间一度充满了愉悦。那场梦幻大雨后，柳子墨不幸染上伤寒，为了防止传染，梅外婆禁止王参议进出紫阳阁。他住在白雀园内与傅朗西作邻居，又没有其他人打扰，二人痛痛快快地长谈了几夜。但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纷争，这种愉悦被迅速抵消了。依照协议，战场打扫完后独立大队就应撤过西河，在得到新的命令之前，先回天堂一带休整。独立大队的人都不愿离开天门口，以要等祝捷大会，以及日本人新败、下一波进攻尚未开始、理应与家人多多团聚为借口，一天天地往后推。真正团聚的只有杭九枫等少数人。难得与丝丝如此长时间地欢聚，杭九枫理直气壮地丢下阿彩天天睡在丝丝身边。因为丝丝夜里叫得太快活了。那些必须按时回来销假的人刚睡下就要爬起来屙尿，三更时分还会再屙一次，湿淋淋的半条下街，比冯旅长的骑兵队来时还要臊。独立大队不仅不走，还将下街口的油榨坊作为司令部，明目张胆地挂着大块的招牌。这让上街的富人们越发觉得惶惶不可终日。冯旅长的部队重新回到三里畈一带驻守，保护从武汉、黄州等地撤下来的政府机关和新成立的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等。冯旅长的部队走了，马鹞子的自卫队还在，可富人们天天早上起来都要拦着散步回来的王参议诉说夜里所做的噩梦。正在这时，王参议得到情报：与小島北旅团的战斗刚结束，独立大队就将部分兵力连同从西河里捞起来的一门山炮悄悄地撤回到天堂，然后谎称这些人全部战死了，公开征召兵员，以补充损失之名，行扩张势力之实。王参议很清楚那道命令就是傅朗

西下达的。虽然有太多理由为这样的行动辩解，傅朗西却只是矢口否认，就像面对真正的谎言那样咬定不存在这种事情。他说王参议若不相信，可以派人去天堂查证。王参议当然不会上当，独立大队是鱼，天堂一带是海，一如从女人身上拔下几根汗毛，谁能分清哪一根曾经长在左臂上，哪一根曾经长在右臂上？二人赌起了气，一连几天互相不说话。

祝捷大会一拖再拖，因为要等传说中的新县长来，迟迟没有召开。段三国拿不出更好的慰劳品，只能每天去田里砍回四十根甘蔗，一五一十地分给自卫队和独立大队。还没打霜，加上又被洪水泡过，嚼出来的甘蔗汁有股婴儿尿的臊味。为此两支队伍的人都说段三国将好甘蔗给了对方。段三国害怕出事，将王参议和傅朗西拉到一起，三人商定，虽然自卫队人多，独立大队人少，但每队都是二十根甘蔗，要吃时自己去甘蔗田里砍。

定下心来的段三国用猫一样的眼睛看着傅朗西的腰。比较起来傅朗西需要担心的东西更多，越到夜深人静时越是浮想联翩。在时局混沌不明的阴影下，紫玉突然从傅朗西的思维缝隙里闪现出来。紫玉是段三国叫来的，被洪水泡过的屋子到处都得收拾。紫玉忙忙碌碌干了五天，才使傅朗西的屋子变得焕然一新。那天傍晚，意犹未尽的紫玉告诉傅朗西，明日早上若是照常出太阳，她会再来将铺草的稻草晒一晒。夜里，傅朗西仍旧睡得很晚，一觉醒来，紫玉已经等在门外。隔壁的王参议又出门散步去了。傅朗西站在门外刷牙时心里突然咚咚地跳个不停，回到屋里正赶上紫玉将手伸进被窝里：“你这被子里好暖和呀！”没有拖泥带水，也没有任何前兆或暗示，傅朗西突然抱住了趴在床边的紫玉。他躲开高高的纠巴，将脸深深埋在紫玉的脖子里。紫玉背对着他，腰肢一阵阵地向前挺。紫玉身上的力量使傅朗西感到某种不妥，本来想将自己那双绕过紫玉温软的胸脯搂在一起的手松开，结局却是紫玉身上的衣服像笋叶一样掉下来。事情过后，傅朗西想不起来是不

是自己动手将紫玉脱成了一枝白嫩的春笋。所有的进展都在意料之外,随着铺床的稻草全部搬到太阳底下,相关的痕迹也不见了,整个上午傅朗西都在怀疑事情的真实性。午饭后,紫玉又出现在白雀园里,用竹篮子翻弄那些铺床的稻草。像是为了证实刚刚过去的事情,傅朗西鼓足勇气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叫进屋里,然后心慌意乱地捉住她的手,再用她的手按在她的胸脯上。傅朗西很快就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将紫玉抱起来放在桌子上,身在方寸之地,极尽欢愉的目光透过窗口确凿无误地看到孤单的王参议又在河堤上徘徊。

在接下来的黄昏,傅朗西意识到紫玉必须成为自己的妻子。

紫玉再来时,进门就说:“你得找个一起压床的人,莫让这床变得一边高一边低。那样睡觉,后背容易进风引起咳嗽。若是天天夜里有人用身子贴在你的背上,就算睡在石板上你也不会咳嗽的。”她将被太阳晒得清香扑鼻的稻草一把把地铺在床上,蓬松的大床铺上被子后显出一股不能容忍的凄凉与冷清。傅朗西深深地吻着紫玉:“主意是你想出来的,你得帮我实现它!”两颗眼泪顺着紫玉的脖子流进她的身子里。紫玉解开领口上的第一个扣子,第二个扣子是傅朗西解开的,紫玉一缩肩膀,白嫩的身子像月亮出山的樣子一点点地往起升,身上的衣服则像蛻壳一样徐徐滑落,堆在脚边。新铺的床很快就被他们碾压得平平展展。紫玉依依不舍地走后,傅朗西突然想起段三国,仿佛明白了那猫一样的眼睛在自己腰上扫来扫去的含义。

夜里,满面春风的傅朗西主动去了王参议屋里。王参议也有和解之意,不等他坐下就说笑起来:

“我晓得前几天你没睡好,今日夜里可别舒服得像只死狗。这个紫玉,按道理应该先帮我这老头子晒床草才对。你才三十郎当岁,床草晒早了,睡上去心里会起火。”

“你这样想,可就辜负紫玉的好意了。我猜她是觉得不方便替

你晒床草，万一打翻谁家的醋罐子，没有东西赔。”

“才几天时间，紫玉就变得如此聪明，这是谁的造化哟？说句姑妄听之的话，天门口上街到下街，这一千多号人当中，女人有好几百，也许是我老眼昏花，看来看去，只有紫玉是个福相，谁能同她结下白头偕老缘，往后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王老慧眼识珠。只是还有一户人家，想必被你忘了。”

“我没有忘，但我确实没有将雪家计算在内。梅外婆也好，雪柠也好，她们身上没有哪一点像天门口人。除非因为她们而将天门口地名改一改。”

“么样改？”

“在天门口前面加一个字！”

王参议用手指在空中依次写出，一耳一口一个王。

“王老如此高看雪家，莫不是有私情作怪。按说，我比你更熟悉梅外婆和雪柠，我就没有看出这种天壤之别来。”傅朗西用力将满肚子的笑声憋在心里。

王参议变得格外坦诚：“那是你的眼光有问题。因为你的梦想比我的梦想强大，所以你对我的梦想了如指掌。反过来你对雪家的梦想没有知觉，其中原因当然和我一样，只能怪你的梦想过于渺小。小岛北之死，让我明白一个问题：将眼前的统治者打倒，由自己取而代之，并不是一件难事，使点诡计，耍些手段，该昧良心时坚决将良心丢在地上喂狗，再加上几分运气，就能成功。雪家女人心里想的却是不让人使诡计，耍手段，昧良心，犯凶残。这四样事我是做过的，你哩一定也做过。从今日开始，往后我们说不定还得这样做。你想推翻国民政府，我想保卫国民政府，梅外婆和雪柠却想将你我的思想放进白云里用雨雪擦洗一遍，这非得有登天的本领呀！你不要瞒我，说句实话，紫玉没有学雪柠天天刷牙洗澡，你会喜欢她吗？”

“我听说，是阿彩教紫玉这样做的。”傅朗西突然想起林大雨和

紫玉的秘密使命，连忙补充一句，“阿彩也是一个爱刷牙的女人。”

“我不会觉得这是狡辩，事实的确如此。可是，我还想提醒你，在方便的时候问问紫玉，她让自己天天刷牙洗澡时，心里想着的目标是谁。”

“这就难怪了！梅外婆对你有情，你对梅外婆有意，可你们却走得一天比一天远，原来你将雪家当成圣人殿。我熟悉梅外公，他可没有像你这样对待梅外婆，女人喜欢男人，男人喜欢女人，到一起就行了，想得太多反而坏事。”

“你若是连林铁匠都比不上，紫玉会越格吗？”

“好好，我也明白了，今晚我只管点头，不敢再抬杠！”

“我是过来人，十年前还能同时与几个才色各异的女子相好。请相信我的眼力，莫放过紫玉，一定要娶来做妻子，让她给你生孩子，陪你睡觉和说话。如果紫玉一辈子只能跟着林铁匠，不仅是你的耻辱，连我都觉得是在暴殄天物。”

话说到此，傅朗西不再支支吾吾：“紫玉是想改嫁，林大雨却不会有此宽大之怀，将夺妻之恨当成笑谈。”

王参议大大方方地表示：“你我代表各自党派在天门口进行合作，打败小島北旅团后不是正没事做吗？在天门口女人要离婚也是天大的事情，正好可以表现我们的同心协力，也是实施抗日新政嘛！”

外面的大门响了几下，像是有女人在叫。傅朗西抢着跑出去，转眼之间就将杨桃和雪家的一个伙计领进来。杨桃手里拿着一只篮子，上面盖着蒙布，里面放着几样卤菜、一壶热酒和两小碗冰糖炖银耳。不问也明白，一定是梅外婆让送来的。

“梅外婆将你当成往日的梅外公了！”杨桃走后，傅朗西一本正经地说：“梅外公在世时，经常有朋友找上门同他高谈阔论。说话多了最容易肚子饿，不仅要有宵夜的吃食，碰上停电，半夜过后还要喊人起来替他往煤油灯里加油。”

王参议开怀一笑：“读书人的嘴巴是天下最忙的东西。”

热乎乎的酒喝下后，身上特别来劲。傅朗西突然问：“你们的事要不要也请新县长实施新政？”

王参议的酒杯越喝越满：“不一样！不一样！你和紫玉是蚌壳里面的珍珠，巴不得有人砸碎了好出头露面。我们这是癞痢头上的毛，摸索一下都要惹出祸来。”

“也是，刚说到使诡计耍手段昧良心，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了。梅外婆若是明白这些，一定会朝臭水沟里吐痰。”

“不，她只会轻轻地叹一下。”梅外婆叹息时的模样被王参议学得惟妙惟肖。

傅朗西想一想，也觉得王参议理解得很对。

王参议后来说，傅朗西和紫玉的事，不用等新县长，这种好事，耽误一天人就会老一天，干脆自己来替他俩做了。黑夜的决定放在白天实施，很难手到擒来。好几次，王参议进了铁匠铺，出来时总是将一只新做的“落地开花”随手送给某个孩子。回到白雀园后却不断地对傅朗西说，这种事真是难以启齿。

傅朗西将自己的事放在一边，认真地表示，只要王参议同意他去当说客，他绝对不会见到梅外婆连与爱有关的话都不敢说。王参议不肯同傅朗西打赌，他将人头摇得像狗头，真有缘分，只能靠天意从中促成，使不得半点人力。王参议因此认为，傅朗西也该尽量克制，没有十分把握不要同紫玉见面，万一出现纰漏，罗曼蒂克的爱情就会变成被人捉奸在床的俗事。

在傅朗西的承诺面前，王参议反而轻描淡写地笑起来。

二人之间将话说到这种程度，再将几天前争吵得不欢而散的话题捡起来往下说，就变得格外容易沟通。傅朗西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预计：由于日军攻陷武汉三镇后，立即停止了对退守大别山区的政府军的追击，政府军将会在事实上停止抗战，而将枪口重新对准自己的同胞。与政府军合作抗战的独立大队等，势必面临腹

背受敌的残酷局面,假如不将军力作适当的扩张,也许一夜之间就会被连根铲除。王参议同样继续强调自己的观点,傅朗西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放弃与国民政府对抗到底的方针,私下里一直在准备重新打内战。他不仅了解傅朗西几次去天堂召开独立大队班长以上人员开会时的讲话内容,就连十天前在河滩上秘密召集十几个核心骨干开会的情形也被他说了个八九不离十。傅朗西的确将国民政府比作改不了吃屎习惯的狗,将政府军比作哪里有血腥味就往哪里扑的驴子狼,意在告诫独立大队的指挥员,只有及早做好与往日的对手重新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才能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他们开诚布公地将心里话说透后,很快就在那些反复争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以独立大队的实力,就算超出协议规定的人数,优先考虑的还是自卫,所以不管别处的情形发展如何,他俩都将尽一切努力来维护目前各方势力在抗战的大旗下团结携手的局面。只要他俩还能控制时局,独立大队就可以继续留驻下街,以紫阳阁和小教堂为界,上街仍由自卫队驻守。

这场简短谈话过后,王参议就被人接到三里畈去了。

八六

下街的铁匠铺开始生炉子了,徐徐而来的风中夹杂着很浓的松毛柴烟味。

思念紫玉的傅朗西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能见面的办法。他出了门,习惯地向右扭头,顺着下街看了片刻。街道不是很直,无法一眼看到街口的铁匠铺,只能听听铁锤击打铁砧的丁当声。傅朗西往大门左边的上街走,拐过上街的那道弯,一眼看见马鹞子正在豆腐店里就着豆腐脑吃油饼子。傅朗西早就想好要段三国帮忙,又不愿做得太显眼。“段镇长起床了吗?”他在段三国家门口前停

下脚步，对闻声迎出来的段三国说：“夜里打更，白天料理镇公所的各种杂事，太辛苦了，还是找一个专门打更的人吧！”“辛苦一点没事，只要别人能理解我的苦心就行。”在耽搁了十到二十步路程的时间后，傅朗西继续往前走：“我到街口看看。”傅朗西相信段三国有足够的心计来理解自己的暗示。那棵苦楝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半青半黄的果实也被山雀们啄得落了一地。傅朗西在上街口站了一会儿，段三国就追过来了。

傅朗西指着西河说，独木桥快踩烂了，他要段三国派林大雨出一天夫，打些扒钉，将桥板和桥墩连死。

“修桥铺路添福添寿，镇公所要多做好事。”

“傅先生说得对，这是镇公所的事。”

段三国说去就去。傅朗西走得慢，在回白雀园的路上，正好碰上被派了夫的林大雨。段三国要林大雨先去独木桥上看看。林大雨极为不满，在铁匠这一行里，打扒钉之类的活都是给徒弟们练手艺的，段三国竟然要他亲自出马，将桥上的每块桥板，每处桥墩，全都细看一遍。林大雨越来越像真正的铁匠，容不下任何人对其手艺的怀疑。与林大雨擦肩而过的傅朗西很快就将他忘在脑后，一心一意地想念紫玉，希望她能像段三国一样明了自己的意图，立刻来到自己的住处。

傅朗西正在屋里给自己泡茶，心有灵犀的紫玉像春天的燕子一样闪了进来。傅朗西激动得全身发抖，顾不上说一个字，转眼之间就用心中的烈火将雪一样的紫玉化成一汪清水，在好久没有感染女人气味的床上肆意地流来流去。一个人不停地说嫁给我，另一个人不停地回答说好。阳光下酣畅淋漓的性情爆发在两人感到心满意足时回归平静，两个人这才想起其他需要说的话。

“我就晓得你会来的。”

“段三国一进铁匠铺，我就明白了。不是你授意的吧？”

“如果必须由我亲自说出来，段三国就成不了段镇长。”

“这个人脑子里长着一些出神入化的东西。”

“一条有灵性的狗远比自作主张的人受欢迎。”傅朗西说了这句带有鄙夷的话后,有关段三国的议论就结束了。

“等新县长到任后,你就要他主持公道,同林大雨离婚。”傅朗西一点也不考虑紫玉有没有这个胆量,“如果你不敢开口,那就是我看错人了。”

“我敢!我也有新思想!”紫玉说的话让人心花怒放。

一直在窗外飘荡的打铁声起了变化。林大雨打铁只用手锤,大锤是徒弟用的。林大雨的手锤打到哪里,徒弟的大锤跟到哪里,徒弟用大锤没打好的地方,林大雨正好用手锤修正。一大一小,又轻又重,这样的打铁声才好听。林大雨不在时,手锤闲在那里,徒弟也不能用。只用大锤的打铁声沉闷而单调,如此更显出手锤的悦耳。“林师傅的手锤敲得真响!”大门外传来段三国的声音。傅朗西的双手一点点地经由紫玉的肩膀、手臂、手腕,最终从中指的指尖上坠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虚空。那蓬移植于天堂的燕子红,还在紫玉带起来的轻风中摇晃,四周已经找不见紫玉的身影。

手锤声出现短暂的停顿,大约是紫玉回铁匠铺了,稍后又开始有节奏地响起来。

傅朗西站在大门口。马鹞子也在对面的小教堂门口站着。也许是心虚的缘故,傅朗西不想迎上去同马鹞子说话,更不能因为马鹞子在盯着往这边看而折回屋里,他决定去紫阳阁看看柳子墨的病情好转没有。傅朗西掩上大门往右走出几步后,马鹞子突然叫了他一声。

傅朗西站在原地不动,等着马鹞子上来。

“王参议来电话了,新县长这几天就会到。他还要我转告你,新县长是我们的熟人。”

存心要大家为新县长人选大吃一惊的王参议,不肯漏一点口风,马鹞子苦苦想了好久,实在想不出会是谁。

在这种没头没脑的事面前，傅朗西同样想不出来。他嘴里说不想伤脑筋，心里却一直在想，见到柳子墨后，仍在想个不停。柳子墨的病大有好转，能够起床坐在躺椅上，正在看一本很厚的日文气象著作。几句问候的话说过，话题很自然地转到马鹑子转述的事情上。为了引起柳子墨的注意，他故意无中生有地说，王参议已经有所安排，新县长来天门口后就住在白雀园里。柳子墨仍旧不太在意，一场大战过后，做气象研究用的玻璃器皿全被震碎了，那些东西都是小岛和子和小岛北一件一件地从隔着大海的东京运到天门口的。失去他们的帮助，很难再将这些东西置齐。“只要阿彩同意，哪怕将白雀园改作兵营都行。”柳子墨不想同傅朗西一起猜测王参议所说的新县长到底是谁。

院子里的风吹来一股药香，雪柠掇着一碗汤药小心翼翼地进到屋里，刚说了句治伤寒的药要趁热喝，就听到有人在外面数落杨桃，如此滚烫的汤药竟然让雪柠掇着，自己将双手摆得像戏台上的水袖。杨桃有些无奈地回答，不是她不想做，而是轮不到她做，这是梅外婆带来的传统，家里有人生病需要料理，只能由家里人自己来做，不可以请别人替代。治伤寒的药本来就苦，加上烫，便更苦了，柳子墨每喝一口，都要齙牙咧嘴地歇上好一阵。

雪柠也听说新县长要来了：“梅外婆和我，还有杨桃在一起猜出一个人来了。”雪柠要柳子墨早些喝完汤药，她就会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后来，回到白雀园的傅朗西内心充满自责：“没见到杨桃时，想不起董重里还可原谅自己，见到杨桃了，还没想起董重里，是要受罚的。”从雪柠进门那一刻起，傅朗西就将大部分注意力花费在对她的观察上。在天门口，别的女人至少要到孩子满三岁了才停止喂奶，雪柠生下孩子后，第十个月时就不给孩子喂一口奶。从哺乳的微胖中瘦下来的雪柠，就像一只熟透的桃子离开遥不可及的树杪子，来到近在咫尺桌面上，那种想轻轻咬上一口的欲望，持续不

断地吸引着傅朗西的目光。以至于柳子墨喝完滚烫的汤药，雪柠说出新来的县长应该是董重里，他还半梦半醒地摇头，否认这种猜测的合理性。雪柠没有争辩，她们本来就没把这当一回事，如果没有牵涉到杨桃，她们根本不会如此猜想。梅外婆也好，雪柠也好，猜董重里的目的只是想让杨桃高兴。倒是傅朗西，清醒之后，越想越觉得惟有董重里才符合王参议所说的那位新县长的情况。为此傅朗西专门去了一趟凉亭，好好听了一阵常天亮的说书，找回许多有关董重里的印象。再回来，傅朗西就开始认真对待此事，他将杭九枫和阿彩叫到一起开会，就像真的得到可靠情报一样宣布：“新县长就是董重里。”他说，此时此刻让董重里来当县长，不要说王参议这样的国民政府内的开明人士，就是那些顽固派也会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作为逃兵，让董重里重归天门口，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对独立大队的讽刺与嘲弄。为此，傅朗西宣布一条铁的纪律，以会议结束为限，只要是公开场合，绝对不允许再称董重里为逃兵。

扒钉打好后往独木桥上钉的那天，紫玉再次来到白雀园。二人面对面坐着，傅朗西一反常态客客气气地告诉紫玉，如果董重里真的成了董县长，在他面前提起离婚诉讼，要说的话，都得事先想好。说着话，傅朗西就将自己的椅子往后拉开一段距离，开始扮演董重里。

“你和林师傅的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为什么要离婚？”

“可他打我的时候，你却没有看见。”

“打的次数多吗？下手重不重？”

“说实话，只有一次，用的力气也不大。你不要说了，我懂，你的意思是他懂得怜香惜玉，所以我也要手下留情。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做丈夫的经常将妻子往死里打，反而只是个脾气问题，与男女平等的新生活观念没关系。他打我的次数越少，打得越轻，越是说明他懂得夫妻之间必须以礼相待，所以这种明知故犯，比愚昧无知还不能原谅。”

“听说过某县官将只偷一只鸡蛋的人处死的故事吗？”

“晓得，是你说书时说的：蛋生鸡，鸡生蛋，蛋再生鸡，鸡再生蛋。就算一只鸡只生十只蛋，十年下来，偷一只鸡蛋就是偷万贯家财。”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就是今日这样，我说天上飞鸟，你却说是井底青蛙。”

“你俩结婚之前，有没有经过自由恋爱？”

“就是因为是自由恋爱的，所以你更得准许我自由离婚。”

“这倒是一个很痛快的理由，还有别的原因吗？”

“有！我不想到老时才后悔，没有经历杨桃那样的爱情。”

“举证应该避嫌，你不能说与本人有关的事情。”

“我就爱想这些好事，你不能剥夺我的权利。”

“好吧，为了表示歉意，我再给你一分钟时间。”

“我也只有最后一句话，林大雨的性子太重。”

傅朗西不再模仿董重里了，他被性子太重四个字吸引住，并且不相信紫玉能够对林大雨做出如此意味深长的评价。这句话最早是梅外婆说杭九枫的。紫玉也没有掩饰，她喜欢这种似懂非懂的话，从听到之日起就一直想将它用在林大雨身上。傅朗西心里冒出一座云山雾海，作为女人，梅外婆和雪柠在天门口的影响越来越大了，这一点在紫玉身上也有所表现。譬如她说林大雨性子太重，那神情分明来自梅外婆和雪柠。那一刻里，深情与忧郁、喜爱与拒绝、期盼与失望、宽厚与严厉聚于一身，一个介于像与不像之间的紫玉，让心跳加倍的傅朗西放弃了自我惩罚的决定。沉浸在欢乐海洋中的傅朗西已经预见到，如果董重里真的成为董县长，性子太重这句话将是最为关键的，一旦做出允许紫玉离婚的判决，那将是因为别有一番恻隐之情在其中。

在随后的日子里，验证这种预感的许多机会都被傅朗西放弃了。他不想如此行事，宁肯相信最终使紫玉从旧婚姻中走出来的，

还是梅外婆所说的那些话。在爱情之花只能躲在墙角后面悄悄开放的天门口,一个女人从睡梦中醒来,抬起睫毛睁开眼皮,她勇敢地投入情感的惊涛骇浪,同时又理智地造了一艘船载着自己驶向彼岸。

八七

“……必须让那些将辛酸当做幸福过日子的女人们萌生出美好梦想!”

即将进入冬季的一个普通日子,这份由县长董重里亲笔写下的离婚判决书,贴在小教堂的外墙上。紫玉挽着一只布包沿着青石街面往前走时,那种安静比独立大队或自卫队公开杀人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股风吹过来,撩起离婚布告的一角,发出很重的哗啦声。偶尔能听到林大雨在大声嚎叫:“丑死人了!”站在门窗后面的都是目光古怪的男人。梅外婆问傅朗西有没有感觉到,在这些人心,紫玉的离婚和再婚,远比成立苏维埃政府影响大。正在为紫玉彻底走出铁匠铺而欢喜万状的傅朗西暂时不会为这些事不高兴。

小岛北的墓碑树好后的第五十天,梅外婆她们的戏说变成现实:董重里真的来当县长了!仿佛有谁在为这一年落雨太少而愧疚,趁着一九三八年还剩一些日子,最后的秋雨细细密密地下个不停。那天中午,站在凉亭里的杨桃远远望见,在雨中,董重里同王参议一道,骑着马徐徐而来。杨桃冲出人群,高高地挥动一块绣花手绢。董重里急着下马时,不知哪里出了差错,横着身子摔在地上,所幸水淹小岛北旅团带来的细沙将路面铺得很软。董重里从地上爬起来的速度一点也不慢,杨桃跑得更快,一下子就将身子投进他的怀抱。

年年月月,朝朝夕夕,在心里说过无数遍的情话全被杨桃忘